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謝連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一

徐師曾曰按劉勰云狀者陳也條具其事陳之於上也辭有散文有四六

請迴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唐王維

右臣比見道路之上凍餒之人朝尚呻吟莫填溝壑陛

下聖慈憐憫煑公粥施之頃年以來多有全濟至仁之德感動上天故得年穀頻登逆賊皆滅報施之應福祐昭然臣前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兩任職田並合交納近奉恩勑不許併請望將一司職田迴與施粥之所於國家不減數粒在窮窘或得再生庶以上福聖躬永弘寶祚乃望令劉晏分付所由訖具數奏聞如聖恩允許請降墨勑

舉處士張季秀狀　元結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邉裔土風貪於貨賄舊俗多習吏事獨季秀能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為業不求人知寒餒切身彌更守分貴其所尚願老山林臣切以兵興已來人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季秀者不可不加襃異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穏便與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此實聖朝旌退讓之道亦為士庶識廉恥之方謹録奏聞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　元結

當軍將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人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軍中為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慈恤以仁惠今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母寒餒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給其衣食則義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此謹錄狀上

奏復七聖謚號狀 顔真卿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甍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為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

歸至當少不以為貶多不以為褒雖衆美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用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尭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玄宗之末姦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

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己之詔叙高祖以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已往之失亦已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請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舍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為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令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為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

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世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王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為高祖以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為定謹按舊制

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太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大廣有逾古制臣愚謹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謚法秉德不回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爲孝明皇帝又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爲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弊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以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

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奏元皇帝祧遷狀　顔真卿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又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

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令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以迭毁昔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毁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尊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

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議非其人不居本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祧還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存百代以為孝乎請以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

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祧而禘祫之時
然後饗祀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二

論叙遷幸之繇狀 唐陸贄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説涇原叛卒驚犯宫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㫖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克舜至德之意臣切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

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繇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情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輙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説苟寬聖懷事皆有繇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朝會陛下神武統天

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别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行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别配别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嗸然而羣邑不

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廵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徒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産以營卒乗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税

禆贩夫婦畢算緍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慼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廢無已羣情動揺朝野囂然而京邑闗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出於太速睿察失於太精斷速則多怨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多怨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茍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

然凝遂獨不得閶至使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携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諍諫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與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戹運應不繇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即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甞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

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道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繇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又天命繇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於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慮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繇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紀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

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之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徵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逹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繇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

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為當然撓追咎之誠沮維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

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詐逆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淤務息人之術焉録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勞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懐萬方何憂乎亂人何危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古公以避狄

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繇僻小
而闢王圖況陛下禀英姿乘寶歷四海之利權繇已列
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
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
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
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
自疑勿謂事不繇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
蕩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臣愚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

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

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諮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
擁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兹彌旬不聞施行
不賜酬詰未審宸音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
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血誠伏願披瀝顯煩
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睠睠而不能自
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效在乎見情
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緣生也是則
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

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

之義亦繇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

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與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慎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除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於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

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繇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克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

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儆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

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趨者必敗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世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

猶兢兢畏愼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詳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慼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旣往難追每名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

隨即箴規得一善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内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革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

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漸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閧懷納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材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

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収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儀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聞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回天之謡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栗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

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繇藴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寛大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

雖未從且不深責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沮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得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

跼蹐趦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繇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繇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繇昭昭如此未有不與

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
虧德繇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
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
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逆亂之所繇
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
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縁私議輙以獻聞自邇以來反覆
千慮智愚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
誠懇款謹復布款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妄生是非以為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

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為褒稱庶奉周旋不

敢失墜倘陛下推廣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録長而捨短人之所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𠩄眷益深縷宣容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

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繇乎誠存誠於心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

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繇此言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昬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

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狥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顔色之不形顔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

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順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賛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責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

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賛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繇此滋善繇此阻帝王之意繇此惑諫臣之罪繇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

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狥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美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時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材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

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咏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

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絶直言之路也

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於蒭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

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疑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言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懐不稽皇極於以虧天下之理於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愽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

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

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之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

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

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宫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推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絶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

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

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冐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熈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為陛下懐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

人之甚利存焉犯顔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中谷之不莀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榜木陳諫鼓列争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

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與茍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茍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説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陛下

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謟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逆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

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扶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材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

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訕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

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嘆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

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陸贄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竝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審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

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吒庶未達於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

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冦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懐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懐昔成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剪剔以為犠牲古人所謂割髪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之徳音亦類

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
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湮不可不洞開襟
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
披重昏而睹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
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
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如赦文至
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之於事事或未

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同符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自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奉天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今月日頃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

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慼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

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閲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大官得

自簡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名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官闕則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黄散已下悉已委之廓猶憤恚以為失職

遂不之官是則黄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遝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簡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則竝旨授制勑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遝人奏置循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竝列於遝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刋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

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巳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茍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遐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淩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頑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彚征啓至公之門令職

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麗立常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奬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内且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襃升亟失

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為舉薦非宜復委宰臣簡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

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愼謀其始既得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徵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叶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有材者皆得受任以竭其材此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

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既得其實又參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實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搆不辨之冤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戸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

旋閧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為

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道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獘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

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
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
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
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有
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竝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
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
能徧諳諸士備閱羣材若令悉命羣官理須輾轉詢訪
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敭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

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訴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自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謗於朝列則自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簡寮屬所簡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

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狥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亦多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

者領其要畢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遐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絶徼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遐自畢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内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

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敘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
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
官則茍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
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
職業不舉則品格寖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
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
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麄塞源浚流未見其
可臣欲詳徵舊説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

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収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輙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頼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寳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啓詳延之

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

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令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

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遴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為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輙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陸贄

右懐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

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冦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搆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滅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冦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

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徼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容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懐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適宜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

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挈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鬭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奉天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右臣聞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

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寡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為貪散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

司之守辱萬乘以効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大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

闕清風肅然海内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辛勤守戰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謡頗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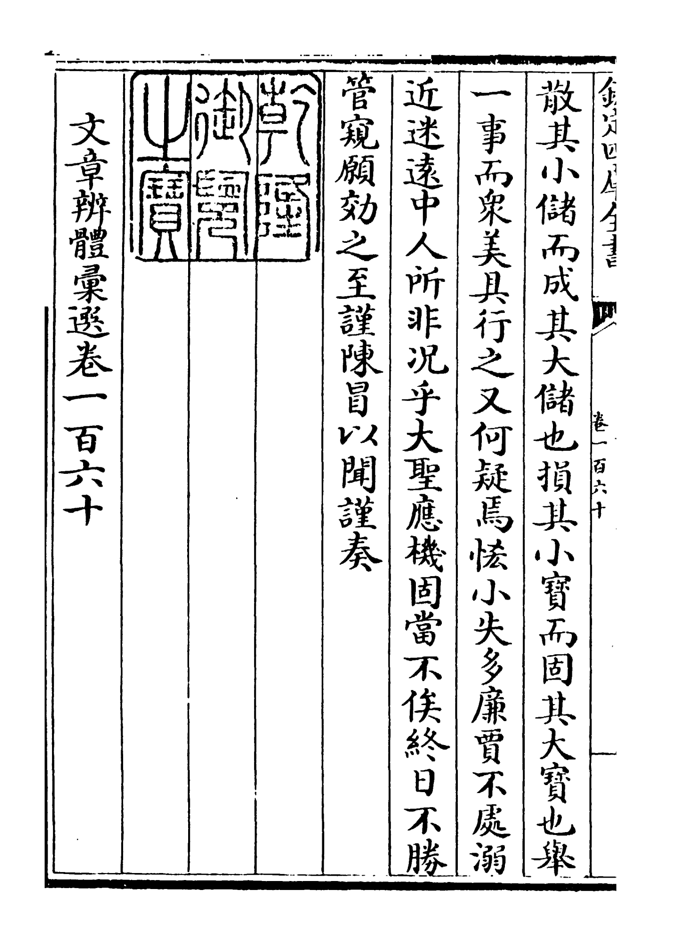
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意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凶徒内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兵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

恬默能無咨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非殷鑑與衆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搆姦鼓亂干紀而强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辨察兹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

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兹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謳思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能行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然之理也願陛下

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以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

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惉小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謝連鍔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三

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唐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近日逴逴有罪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邪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

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
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
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畀
主其詳尊尚恢弘畀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
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遴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
明遍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
而務於包容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

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
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
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
而禍重兹道得失所關興亡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
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衆不
可以智力勝故一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
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仲尼

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

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冦讎化為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沮之雖骨肉結為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繇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

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灾兵連於外變起於内歲律未平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遇兹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繇弭灾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徃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繼

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
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
風行不凝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奬之才者任
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
安作録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内風靡
翕然歸心賢愚咸懐小大畢力叢爾凶醜曾何足平臣
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
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聰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誠

者謂其遊説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强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討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奬頗異其辭然於圉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繇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絶矣狗義之心既沮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

容惟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冠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倘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誰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於

始又失圖於中収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獷獝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鳳麟方至魚鼈咸若黿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

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録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恵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卹人則天下莫不同悦固不可以小失為

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興元初收城論詔渾瑊取褁頭内人等狀 陸贄

右德亮承旨所録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踵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懷仁

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版蕩於横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徳茍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棄宫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歳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逺周寰瀛再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顒聞徳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

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官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内人為號蓋是中和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輩實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閲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

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祀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庶優問耆耋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飭服器繕緝殿臺掄耳目之娛選巾櫛

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先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治安又安可不慎乎其散失内人已經數月既當離變之際早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冦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絶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葢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

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

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君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袁衛為覆車之鑑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興元奏請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畧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致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分任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

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致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晝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

蓋以冠盜克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揺王室無自固之重泰梁迴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乘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

刑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秖勞曆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闗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

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竭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兹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二狀 陸贄

右欽溆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

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悦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
以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臣愚以為信賞必罰霸王之
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
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
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
天寶季年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
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
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

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蕕
無辨涇渭不分二紀於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
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
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
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
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
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

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雖繫於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

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廕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廢禄受不損事然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

而獲官此以進爪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爪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言以籠浮俗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階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才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克其費矣既

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𤓰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為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為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少賜詳度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縁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閒遷措權令造一塔安置待収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

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奏表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為腹心令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狥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繇來逆意者惡所從

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末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繇是有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

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

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録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芻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令公輔官在諫

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比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

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

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恊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與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於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

心靈不以幺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顒顒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傅說喻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

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傾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諍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以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

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惡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袪逆耳之吝平積忿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較庶臻至理且諒微誠

興元論解蕭復狀 陸贄

右欽溆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

狂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繇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爲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迍難已甚况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

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竊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錡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温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 闕

又答論蕭復狀云右欽溆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

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令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顒顒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

則是膏澤將布而復収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倘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歴未周一令副使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徳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終須别與移

改有人陳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亂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典法是宜汙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縱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塗無壅亦有賴焉

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已久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於没其徼幸之不可為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為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

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也則就輕而避重茍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輅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

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畧當代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救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況楚琳卒伍凡材厮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畧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昇勢自跧蹐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為顧

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徽章阜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蕞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遠圖仰希睿聽試更詳慮謹奏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陸贄

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

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奏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汙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實且

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可用可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絶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陸贄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可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覞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

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侻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踰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茍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於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踢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凶德納彼重賂以虧貪

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强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縁承聖誨姑務懐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惋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絶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陸贄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収請據數折納大

豆奏敕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𣁾七十價已上大豆每𣁾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兾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蜮為殃豌豆全損簡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灾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惟充畜料準

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敕處分未審可否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一